

燃烧吧，



愤怒与正义

李树明 著

燃烧吧,愤怒与正义!

李树明 著

博 库

中国·美国·台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OOK00.com.cn 和/或 www.BOOK00.com) 下载的作品,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 博库公司(BOO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 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00, Inc.)许可,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 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00”, “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00, Inc. 的商标。

五月八日，美国蓄意制造了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恶性事件。我们中国人义愤填膺，决定借五月十五日亚利桑那大学毕业典礼之机，举行一场抗议集会。特巧，那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也来参加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说。奥尔布莱特就是在我们的怒吼中，被保镖拥进了会场。

《燃烧吧，愤怒与正义！》

树 明

第一部分

—

百丽卡·巴卢斯基前胸伏伏，两腿快速交错，向魏洪斌跑过来。“美国政府真他妈愚蠢，炸了中国大使馆。我找不出克林顿这样做的任何理由。多么可怕的悲剧。”

魏洪斌握紧拳头，差点向她挥去。“你说美国政府是愚蠢！没有理由！悲剧！我的大使馆炸了，我的同胞死了。你说是美国的愚蠢！没有理由！悲剧！”猛转身，推开学生活动中心大门，快速步下阶梯，大步冲进晚霞里。

百丽卡又伏下前胸，快速交错两腿，追上魏洪斌。“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道歉。你知道，美国有许多右派集团，看谁都是敌人。有时，电

脑也可能出毛病，千年虫也可能没捉净。”

夕阳被城市周围的山遮住了。高耸入云的棕榈树轻拂着天边丝丝深黄淡粉。草坪上坐着三三两两的男女，有的捧着书本，有的腹朝天平卧。几只狗，散步，被人牵着。星期六，他都是回住处烧晚饭，吃了再来学校。下星期二，最后一门考试。他就有了免烧饭的借口，来咖啡厅买了一份儿三明治，唬弄一顿。正巧遇上百丽卡·巴卢斯基。他读博士兼做助教，她是他助教班的三年级女大学生。正值考试期，女大学生怎样献小殷勤就甭说了。正边吃边说话，他突然被对面墙上的 CNN 电视新闻震住了：一幢高高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残破大楼。

一缕蓝色火苗儿从眉间忽拉一下子腾起，瞬间燃遍了整个天灵盖儿底下。心脏把全身的血全压向大脑，所有的血都舔出了黑红黑红的烈焰。他眼红了，腮帮肌肉痉挛，十指握成了拳。

咖啡厅人很多，一下子全静了。美国总统道歉。国防部长解释。北约发言人辩解。咖啡厅里一片“stupid（蠢蛋）”的骂声，一齐向他投来同情。仅仅是“愚蠢”、“蠢蛋”吗？他呼地站起来，脸的铁青呼啸出他的质问，挺直一米八十三的大个子，大步走出咖啡厅。百丽卡扔下大半包炸土豆条，忙跟了出来。

她眼角斜一下魏洪斌，见他不说话，“我理解你的感觉。如果中国轰炸机把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炸了，中国总统怎样承认中国犯了错误，我也不能消气。我也觉得，这个错误犯得太离奇了。Mr. Bean（斌先生），你要去哪里？”

Mr. Bean (斌先生), 是当代英国最著名的幽默演员。美国人不用看戏, 只要一提起“斌先生”, 就忍不住要笑。百丽卡本想冲淡一下魏洪斌的愤怒情绪, 谁知换来老师的狠狠一个圆瞪眼, 只好怀着些许遗憾瞅他横穿草坪, 扔下她, 奔科学图书馆去了。

中文杂志阅览室在科学图书馆大楼一楼右手里边。魏洪斌捡了一个背靠书架的座位, 卸下双肩上的书包, 取出书和笔记本, 可他一眼也看不进去。满眼满脑子都是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被炸毁的大楼。……三张英灵已逝的面孔。上个星期三辅导学生时, 他还大讲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发展。刚几天, 把大使馆给你炸了! 他使劲捏着圆珠笔, 仿佛就是一枚东风 型, 雷鸣般一吼, 腾空而起。

人生三十载, 他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到自己的渺小, 虚弱。他体内流窜着一股一股的冲动, 想打, 想斗, 可是, 他面对不是单崩的街头小无赖, 而是一个国家, 地盘和中国一样大, 武装到了牙齿, 满世界耀武扬威, 想炸哪儿就炸哪儿, 巴勒斯坦, 利比亚, 海地, 巴拿马, 伊拉克, 阿富汗, 苏丹, 今天是南斯拉夫, 明天又是另一个国家。这是一个警察数量居全世界之首的国家, 你稍有动作, 警察乌黑的枪口就顶到你脑门上了。你一个魏洪斌, 孤伶伶的一个中国人, 连一个美国警察都对付不了。前不久, 纽约一个黑人怀孕妇女从车上下来, 一个小小的动作, 被警察怀疑掏枪, 四秒钟内被击四十二枪, 连“死”字还没意识到就死了。他好委屈, 酸酸的流质汨汨由胸口升起, 涌进鼻腔和眼角。

淡棕色的资料员小伙子悄无声息地走过来，呲出一口白牙，“你没事吧？”

他揉揉鼻梁，抹抹润湿的眼角，“没事。谢谢，忙你的去吧。”

他想得出来，国内的中学同学、大学同学、研究生同学闻听中国大使馆中了三颗美国炸弹，该是何等的激愤。怒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他们走上街头，呼喊口号，焚烧星条旗。你看看这里！美国。周遭静悄悄，棚顶四壁不间断地吹着冷风，一切一切笼罩在莹莹的死光里。美国在向中国挑战，侮辱中国，你心在滴血，却呆在美国，承接着美国人的廉价而自私的同情。麦肯这老不死的，当年的战俘，联邦参议员，他在电视里说什么了？他说，中国大使馆被炸了，就是一个炸错了，中国政府接受这个解释也罢，不接受也罢，我们就是炸错了，我们还要继续炸。

一次上课，那是科索沃事件发生不久，助教班里一个叫罗斯·姆内的大学生问他：你是中国人，假如你移民美国，如果有一天，美国和中国交战，你是效忠于你的祖国中国还是效忠于你的国家美国？他能言善辩，这个小问题当然难不住他。他说：战争就其本质来说，有正义一方和非正义一方。我是和平主义者，我站在正义一方，效忠于正义一方。现在看来，这种回答多么幼稚可笑，多么不着边际，甚至，多么虚伪。美国炸南斯拉夫，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是正义的举动。炸了中国大使馆，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是正义举动中的一个失误（！），美国政府的举动还是正义的。你不认同这个所谓的正义，你就是不忠于这个国家。可事实是，正义在中国一边。当国家利益、民

族感情、价值认同存在的情况下，是无所谓抽象的正义的。国家利益、民族感情、价值认同就是正义的标准。是啊，当时那个美国大学生就对他的回答不以为然：当你的正义损害了美国国家利益，我认为你就是不正义的。

资料员离开门旁高高的办公桌，出了阅览室。偌大空间，就他自己。平常星期六晚间，这里挤满了中国人，看小说的，读杂志的，自习的，或者看一眼笔记本再琢磨一阵子妇女杂志里征婚广告的。他使劲一拍桌子。都知道了！都知道了！他们，她们，全都躲到哪里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去了。光背后议论有什么用？光背后愤怒有什么用？光背后骂什么用？

他一抡书包，离了阅览室。

大学路和樱桃大街交叉口往西，被一个大大的“禁止（车辆）入内”的图案标牌封住了。大学路被分成两条平行的小路，小路之间铺了绿草，约五十米宽，八百米长。天，黑黢黢地，偶尔闪出几点星辉，地面上一两声狗吠，三四声人叫，吓得赶紧藏到宇宙里去了。

魏洪斌拐过科学图学馆，正要奔停车场，猛见学生活动中心大门对着的草坪上聚集了不少人，随风抢过几句中文，心一动，转过身，大跨步走去。

小鲁，鲁晓平看见他，“你说，为什么？美国为什么！”

孙丽丽，电子工程系硕士生，扬起尖细的嗓子，“明摆着。中国不同意轰炸南斯拉夫。好，你不同意，就炸你。”

边上挤过来一个小伙子，小平头，大宽脸，“妈的。美国不是说咱家东南沿海有两百个导弹吗，揍！毁他第七舰队。”

孙丽丽：“这叫国际政治！外交，不能蛮干。”

昏暗的路灯下，能看见鲁晓平那痛苦的表情，“实力不如人。这世道，什么平等、公平，谁拳头硬谁说了算。”

孙丽丽：“你不懂国际政治。外交靠的是谋略，不是蛮干。”

平头宽脸小伙子嘀咕一句，“什么话都让你说了。”

魏洪斌使劲喘口气。差不多二十来人，都是吃完晚饭准备下星期最后一次考试，来上自习的，知道了消息，读不下去书，自发聚在这儿的。他们完全被美国的电视新闻误导，激烈争论着美国暴行的动机何在，各派政治集团的倾向，某个政治家的图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互不相让，自己先掐起来了。他掏出一张二十美元，递给鲁晓平，“你去楼里买两打蜡，一盒火柴。”

两分钟后，鲁晓平拎着蜡烛和火柴回来了。魏洪斌大声喊两声安静。大伙静下来了。他是上届学生会第一副主席。

突然，心口窝下掀起一个巨浪，淹没了他的脑瓜顶，两眼一阵发热，喉咙哽噎。这巨浪不仅淹没了鲁晓平，也淹没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们来美国的时间有长有短，不管个人的经历多么不同，不管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有着什么样的看法，但是在这种场合，他们的心是一致的，感情是一致的。他们是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代真正的精英。

魏洪斌撕开塑料袋儿，默默地把蜡烛分给每一个人。留学生们默默接过蜡烛的白色，鲁晓平点燃了第一只，人们就默默地一个传一个，一朵火花，

又一朵火花。他们神色凝重，双手捧着跳跃着的黄色火苗。宽阔的大草坪上，本是一片昏暗，这亮晶晶的光形成了一个光明的圆环。

二

蜡炬成灰。

就这么完事了？十九个人的胸腔子里哪个血是凉的！

鲁晓平喊一声，“明天星期日，到市政府大厅，游行抗议。找他一千中国人。”

众声齐喝：“抗议！”“抗议！”

孙丽丽：“我说你们政治上成熟一点好不好？美国呆几年了？第一，明天星期日，市政府休班。你抗议给谁看？搞错没有？第二，游行示威要警察局批准，警察局给你指定路线。明天星期日，警察局也休班。星期一申请，警察局把我们支到大南边墨西哥人居住区，抗议谁呢？第三，……我就说两点。我说第三点，我们要冷静，不可有激烈言行。”

平头小子：“美国王八蛋屎都拉你脖梗子上了，还冷静个屁。”

孙丽丽立即反唇，“你有章程你回国呀？你学飞行器设计的，回国参军进二炮呀。”

围成一圈的人群一下子静了场，半天没人吱声。每个人都自觉脸红，心里不舒服。某几位汉子，脑血管一挺，刚想站起来，拍胸脯，大喝一声“老子回国”，又顿觉底气不足。

孙丽丽骄傲而轻蔑地一圈一圈扫视人群。整个一群窝囊货。“我说了，

这不是脑袋一热的事。既要给美国佬一个好瞧，又要让美国佬知道知道中国人的厉害。”

平头小子嘀咕一句，“怎么好瞧，怎么厉害？具体点。”

孙丽丽撇撇嘴，很瞧不起的样子。

鲁晓平：“唯一的方式，就是游行示威。”

大伙儿想了又想。在人家美国这地界，想干点什么，由不得咱们中国人选择，只能举个标语牌沿着大街走走，连口号都不能喊。

一个大众传播系的博士生，举手要求发言，“我不是反对游行。这抗议，只有游行这一招。不过，你们想过没有？在美国，游行已不再仅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让社会知道自己的观点。吐桑，这么偏僻，这么大个地方。如果是纽约、华盛顿、洛杉矶、芝加哥，咱们游行，各大新闻媒体一报，我们活动的影响就大了。我敢肯定，在吐桑，咱们游行，没有一家电视台一家报纸会报道。就像这位女士方才说的，警察把咱们弄大南边去。咱们喊口号，喊中文，墨西哥人听不懂，喊英文，绝大多数墨西哥人也听不懂。墨西哥也是受美国白人欺负的少数民族，……”

孙丽丽：“我们什么都不干！背后发几句牢骚，国也爱了，心理也满足了，后天大后天考试拿个A，就完了？”

众人几乎一口同声，齐齐质问那个博士，“你倒底什么观点？”

魏洪斌大声喊，“我说说我的想法。我说说我的想法。”众人停下争论。

“我想起两个活动。第一个活动，咱们校内集会。校内集会不必到警察局申

请，和校方打个招呼就可以了。星期六，亚大毕业生典礼，在体育馆举行。那天，所有毕业生和他们的家长、朋友，还有校长、各系头头、教授都要参加。我们就在那儿，”他向东一指，“体育馆外面的大草坪上。这样，我们的集会就能达到告诉美国人真相的效果。我们集会的目的，就是表达我们的观点。我们根本不能指望美国媒体会帮什么忙。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纽约一万多中国大陆人和香港人庆祝香港回归，举行庆祝游行。美国电视画面上是万人庆祝大游行，解说词却说香港的繁荣完了。最后，电视记者说，还有各大报报道说，庆祝香港回归游行的人数只有二百人，还说是中国大使馆组织的。所以，美国媒介爱报不报，我们不管他，我们干我们自己的。第二个活动，下星期六晚间，就在这儿，举行烛光晚会。悼念 - - ”他说不下去了。

众人默默地，齐刷刷举手，好一阵放不下来。这是血！

魏洪斌：“我在网上发个通知，要求吐桑的所有中国人尽可能参加。人越多越好。”

众人首肯。

孙丽丽：“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委员会，中国留学生抗议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有人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又有人说，中国人，范围大一点。“我知道，中国人抗议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集会委员会。就叫这个名。我算一个。魏洪斌主席。”

鲁晓平举手，“我也算一个。”

平头小伙子举手，“我也算一个。我叫田健。”

有人说：“要不要和学生会联系？”

魏洪斌：“不要。学生会卷入政治活动不好。”

孙丽丽：“事情就这样定了。魏洪斌是委员会主席，我是副主席，鲁晓平、田健是委员。集会的事，我们几个商量就定了。大伙儿要服从。OK？”

众人赞成。

“委员会就是尽义务，对爱国没什么热情的人，就不要勉强了。”孙丽丽说完，朝那个大众传播系博士生看了一眼。

大众传播系的博士生见受到误解，“我开始就说，我不反对游行。我说，在美国这个地方，抗议只能采取集会示威的方式。我的意思是说，示威集会改变不了美国反华、遏制中国的外交政策总原则。你们听我把话完。出国前，我非常崇拜美国的新闻自由，传播自由，言论自由。我九零年出国。九年多了。我对美国的所谓新闻自由，传播自由彻底失望了。自由不意味着公正、客观。女士，你让我把话说完好不好？电视你们看了吧。全都是中国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游行示威的内容。全都是中国人的愤怒情绪、中国人烧美国国旗、中国人向美国大使馆投石块的镜头。相反，美国飞机把中国大使馆炸了这件事，变成次要的了。好像，不是美国对中国犯罪，而是中国人对不起美国，是中国人挑衅美国，是中国人反对美国。女士，我要说的是，我们想通过集会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问的是，我们的集会能不能改变美国反华、遏制中国的外交政策？丝毫达不到。其实，美国是一个很专制的国家，披着民主外衣的专制国家。前不久，科罗拉多州利特顿市两个中学生持枪闯

入校园，开枪杀死了十三个人。美国人、各种社会团体要求禁枪，游行示威，组织集会，游说国会议员，发表演说和文章，怎么样？枪禁了吗？政客们，不禁止老百姓说什么，可是也不听老百姓说什么。科罗拉多州枪杀事件发生没几天，就在我们这个城市，三个中学生策划了爆炸中学大楼的计划。”

众人有点愤怒了，“你想说什么！”

“我是说，我们集会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是反对集会，恰恰相反，我支持集会。我想说的是，我们中国人，穷学生，赤手空拳，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美国的国家政策。唯一能改变美国国家政策的，是中国的强大。我不反对集会。但是，如果认为我们的集会会促使美国政府改变现行对华政策，那就不如利用这个时间去打工，挣二十美元，捐给国家，等国家造航空母舰时，买一颗螺丝钉。”

这话沉甸甸的，挺有份量，烛光里，一些留学生捧起，放下，放下，又捧起，不住点头。

魏洪斌在政治系攻读中国古代人民运动博士学位，对这种典型的功利主义态度是相当熟悉的，至少在理论上是相当熟悉的。“这话有道理，我们确实没有能力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我承认，唯一能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是中国的强大和外交智慧。但是，我们的集会可以告诉美国人，我们中国人对大使馆被炸一事是怎么想的。我们有我们的声音。我们不是沉默的一群。我们不是反对美国，我们只是告诉美国人，我们不同意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某些政策。这是我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孙丽丽一声冷笑，“但愿不是不爱国的借口。”

博士生回一声冷笑，“参加集会就是爱国。这民族英雄也忒便宜了点。星期六，我一定参加集会，还要动员几个人参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参加一次集会就是爱国；有的人不参加，也不意味着人家不爱国。”

一阵咂舌声。显然，不少留学生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一次集会尚吝啬参加，何谈爱国？

魏洪斌真担心集会尚无眉目，内部先开展起“路线斗争”，忙打圆场，“我希望大家都能像他，每个人都动员几个人来。今晚集会到此结束，小鲁、小孙、小田，有些具体问题咱们商量一下。谁愿意留下来，咱们一起商量。”

博士生最后一个起身，魏洪斌叫住他，“贵姓？”

“朱推山。”

“下星期六见。”

朱推山点点头，“一定会的。”

孙丽丽：“别找借口当逃兵。”

朱推山眼珠转了一下，看着孙丽丽，“你这话有道理。我牢记在心。”

孙丽丽一时无话可说了。

三

十街从尤克利德大道至樱桃大道之间，门型平房一幢接一幢。每幢平房里，正房两套公寓，两厢各一套。不知从哪个年代起，这一带成了亚利桑那大学的单身男女宿舍区。据说，房主就靠着收取学生租金，已经成了百万富

翁。魏洪斌和另两个中国人，合租了十街和弗来蒙特路交界处的一套三居室公寓。

平常，他都是骑自行车五分钟到学校去。周六周日，校内停车场免费泊车，他才开车去。开车回住处，十街路两边停满了车。他只好转到弗来蒙特路上，找个空地儿。晚间十点多了，一群群青少年，向九街和弗来蒙特路的路口涌去。那儿有一幢像大仓库似的灰黑色建筑物，是一家摇滚乐舞厅。他从车上下来，向建筑物看去，入口处上方一盏水银灯，贼亮贼亮，一溜黑乎乎的人，排了长队，鱼贯而入。舞厅停车场里，各色儿轿车静卧着休息。他使劲喘口气。南斯拉夫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难民在逃亡，塞尔维亚族人遭受着美国和北约轰炸机的轰炸，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在美英的制裁下缺衣少吃、忍饥受寒；中国大使馆被炸，三名记者身亡，二十多人受伤。而这儿，一切灾难制造者的国度，却歌舞升平，纸醉金迷，醉生梦死。公平何在，正义何在，公理何在！

转过街角，猛听房里两声大笑。那夸张的两声大哈哈，是老张遇见异性的特征。他心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不舒服和反感。推开门，方厅亮得睁不开眼睛，三盏灯，全都亮着，站在门口，就能闻到空气被三百瓦灯管烤焦的臭味儿。老张正对门坐着，扫他一眼，仍继续和沙发里的一头金发大声说笑着。墙角电视正播 CNN 新闻，一幢淡黄色大楼，炸碎了半边，缕缕青烟，根根折断弯曲的钢筋，画面一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男女仍在说笑。电视被关闭了声音，只有画面。他只觉眼前一红，大步走过去，音量调得大大的。

这是他的电视！

老张温和地指指他身后，“这个和圣母同名的女孩来找你。”

他回头。百丽卡·巴卢斯基忙矮头耸肩向他一笑。他调小电视音量。“有事？”

“你可以把声音再调小一点吗？”百丽卡住在下一幢房子里。两周前曾来过一次。

他关掉电视。“喝点什么？”

“你的室友给了我桔汁。谢谢。”

他坐下，脸绷得特紧，看看厨房，望望墙，瞅瞅百丽卡。

老张操着一口怪怪的英语，“她来向我们道歉。”

百丽卡立即换了一个姿势，上身微伏，半垂头，两手握在一起放在并拢的两腿上。“愚蠢的美国轰炸机夺走了中国人的生命，身体受伤。我向你们中国人道歉。咖啡厅时没有向你道歉，心里一直负疚。”

这是美国轰炸机的愚蠢吗？！这是侵略，挑战，预谋，犯罪！你以为你们道个歉，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嗯？你们美国人把一切都商业化了，干什么都算计一下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益。魏洪斌真想劈头盖脸，让她，让美国人明明白白，世界上还有另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审视问题的视角。

可是，这个二十一岁的女孩子，满脸诚意。她代表不了她的国家，他也代表不了自己的国家从公理上、外交上、政治上拒绝她的歉意。

老张摇头晃脑。“美国人真有意思。吃完晚饭我出去散步，不少美国人